北史/卷0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北史
卷八

齊本紀下第八

► 卷九

世祖武成帝 後主 幼主

世祖武成帝

世祖武成皇帝諱湛，神武皇帝第九子，孝昭皇帝之母弟也。儀表瑰傑，神武尤所鍾愛。神武方招懷荒遠，乃為帝娉蠕蠕太子庵羅辰女，號鄰和公主。帝時年八歲，冠服端嚴，神情閑遠，華戎嘆異。元象中，封長廣郡公。天保初，進爵為王，拜尚書令，尋兼司徒，遷太尉。幹明初，楊愔等密相疏忌，以帝為大司馬，領并州刺史。帝既與孝昭謀，誅諸執政，遷太傅、錄尚書事、領京畿大都督。皇建初，進位右丞相。孝昭幸晉陽，帝以懿親居守鄴，政事咸見委托。二年，孝昭崩，遺詔征帝入統大位。及晉陽宮，發喪於崇德殿。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，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，三奏乃許之。

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，皇帝即位於南宮。大赦，改皇建二年為大寧。乙卯，以司徒、平秦王歸彥為太傅，以尚書右僕射、趙郡王叡為尚書令，以太尉尉粲為太保，以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，以豐州刺史婁睿為司空，以太傅、平陽王淹為太宰，以太保、彭城王浟為太師、錄尚書事，以冀州刺史、博陵王濟為太尉，以中書監、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，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。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樂陵郡王。庚申，詔大使巡行天下，求政善惡，問人疾苦，擢進賢良。是歲，周武帝保定元年。

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，車駕至自晉陽。辛巳，祀南郊。壬午，享太廟。丙戌，立妃胡氏為皇后，子緯為皇太子。戊子，大赦，內外百官，普加泛級，諸為父後者，賜爵一級。己亥，以前定州刺史、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。詔普斷屠殺，以順春令。二月丁未，以太宰、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、太傅、領司徒，以領軍大將軍、宗師、平秦王歸彥為太宰、冀州刺史。乙卯，以兼尚書令、任城王湝為司徒。詔散騎常侍崔瞻聘於陳。夏四月辛丑，皇太后婁氏崩。乙巳，青州刺史上言。今月庚寅，河、濟清。以河、濟清，改大寧二年為河清，降罪人各有差。五月甲申，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。己丑，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。秋七月，太宰、冀州刺史、平秦王歸彥據州反。詔大司馬段韶、司空婁睿討禽之。乙未，斬歸彥，並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。丁酉，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，以司空婁睿為司徒，以太傅、平陽王淹為太宰，以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，以太子太傅、趙郡王睿為尚書令，中書監、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。癸亥，行幸晉陽。陳人來聘。冬十一月丁丑，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。十二月丙辰，車駕至自晉陽。是歲，殺太原王紹德。

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帝詔臨朝堂，策試秀、孝。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。己卯，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。丁丑，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。辛卯，帝臨都亭錄見囚，降在京罪人各有差。三月己丑，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。壬申，室韋國遣使朝貢。丙戌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。夏四月，並、汾、晉、東雍、南汾五州蟲旱傷稼，遣使振恤。戊午，陳人來聘。五月壬午，詔以城南雙堂之苑，回造大總持寺。六月乙巳，齊州上言，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。乙卯，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於陳。庚申，司州牧、河南王孝瑜薨。秋八月辛丑，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。冬十二月癸巳，陳人來聘。己酉，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一十餘萬人，自恒州分為三道，殺掠吏人。是時，大雨雪連月，南北千餘里，平地數尺。霜晝下，雨血於太原。戊午，帝至晉陽。己未，周軍逼并州，又遣大將達奚武帥眾數萬至東雍及晉州，與突厥相應。是歲，室韋、庫莫奚、靺鞨、契丹並遣使朝貢。

三年春正月庚申朔，周軍至城下而陳。戰於城西，周軍及突厥大敗，人畜死者相枕，數百里不絕。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。三月辛酉，以律令班下，大赦。己巳，盜殺太師、彭城王浟。庚辰，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，以侍中、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。甲申，以尚書令、馮翊王潤為司空。夏四月辛卯，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。五月甲子，帝至自晉陽。壬午，以尚書令、趙郡王睿為錄尚書事，以前司徒婁睿為太尉。甲申，以太傅段韶為太師。丁亥，以太尉、任城王湝為大將軍。壬辰，行幸晉陽。六月庚子，大雨，

晝夜不息，至甲辰乃止。是月，晉陽訛言有鬼兵，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。殺樂陵王百年。歸宇文媼於周。秋九月乙丑，封皇子綽為南陽王、儼為東平王。是月，歸閻媼於周。陳人來聘。突厥寇幽州，入長城，虜掠而還。閏月乙未，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，免其租調。乙巳，突厥寇幽州。周軍三道並出，使其將尉迥寇洛陽，楊摽入軹關，權景宣趣懸瓠。冬十一月甲午，迥等圍洛陽。戊戌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。甲辰，太尉婁睿大破周軍於軹關，禽楊摽。十二月乙卯，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。丁巳，帝自晉陽南討。己未，太宰、平陽王淹薨。壬戌，太師段韶大破尉迥等，解洛陽圍。丁卯，帝至洛陽，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，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。己巳，以太師段韶為太宰，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，并州刺史、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。壬申，帝至武牢，經滑臺，次於黎陽。所經減降罪人。丙子，車駕至自洛陽。是歲，高麗、靺鞨、新羅並遣使朝貢。山東大水，饑死者不可勝計。詔發振給，事竟不行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以大將軍、任城王湝為大司馬。辛未，幸晉陽。二月甲寅，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為使持節、東夷校尉、樂浪郡公、新羅王。壬申，以年谷不登，禁酤酒。己卯，詔減百官食廩各有差。三月戊子，詔給西兗、梁、滄、趙州，司州之東郡、陽平、清河、武都，冀州之長樂、勃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，家別斗升而已，又多不付。是月，彗星見。有物隕於殿廷，如赤漆鼓，帶小鈴。殿上石自起，兩兩相對。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，其體壯大，不辨其面，兩齒絕白，長出於唇。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。帝又夢之。夏四月戊午，大將軍、東安王婁睿坐事免。乙亥，陳人來聘。太史奏，天文有變，其占當有易王。丙子，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，持節奉皇帝璽綬，傳位於皇太子。大赦，改元為天統元年。百官進級，降罪，各有差。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。於是群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，軍國大事，咸以奏聞。始將傳政，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。子尚出晉陽城，見人騎隨後，忽失之。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。

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，太上皇帝崩於鄴宮幹壽堂，時年三十二。謚曰武成皇帝，廟號世祖。五年二月甲申，葬於永平陵。

後主

後主諱緯，字仁綱，武成皇帝之長子也。母曰胡皇后，夢於海上坐玉盆，日入裙下，遂有娠。天保七年五月五日，生帝於并州邸。帝少美容儀，武成特所愛寵，拜世子。及武成入纂大業，大寧二年正月丙戌，立為皇太子。河清四年，武成禪位於帝。

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，皇帝即位於晉陽宮。大赦，改河清四年為天統。丁丑，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，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，司空、馮翊王潤為司徒，錄尚書事、趙郡王睿為司空，尚書左僕射、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。戊寅，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，斛律光為大將軍，東安王婁睿為太尉，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。六月壬戌，彗星出文昌東北，其大如手，後稍長，乃至丈餘，百日乃滅。己巳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。秋七月乙未，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。冬十一月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己丑，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，廟號高祖，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。其文宣謚號，委有司議定。十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。壬子，狩於南郊。乙卯，狩於西郊。壬戌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丁卯，帝至自晉陽。庚午，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。是歲，高麗、契丹、靺鞨並遣使朝貢。河南大疫。

二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圜丘。癸巳，祫祭於太廟。詔降罪人各有差。丙申，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。庚子，行幸晉陽。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壬子，陳人來聘。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。以旱故，降禁囚。夏四月，陳文帝殂。五月乙酉，以兼尚書左僕射、武興王普為尚書令。己亥，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，仁弘為齊安王，仁固為北平王，仁英為高平王，仁光為淮南王。六月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。秋八月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冬十月乙卯，以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，大司馬、任城王湝為太保，太尉婁睿為大司馬，徙馮翊王潤為太尉，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。十一月，大雨雪。盜竊太廟御服。十二月乙丑，陳人來聘。是歲，殺河間王孝琬。突厥、靺鞨國並遣使朝貢。於周為天和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乙未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戊戌，太上皇帝詔，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，舉三人，五品已上，各舉二人，稱事七品已上，及殿中侍御史、尚書都、檢校御史、主書及門下錄事，各舉一人。鄴宮九龍殿災，延燒西廊。二月壬寅朔，帝加元服，大赦。九州職人，各進四級，內外百官，普進二級。夏四月癸丑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。五月甲午，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、東平王儼為尚書令。乙未，大風，晝晦，發屋拔樹。六月己未，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為西河王，仁約為樂浪王，仁儉為潁川王，仁雅為安樂王，統為丹楊王，仁謙為東海王。閏六月辛巳，左丞相斛律金薨。壬午，太上皇帝詔尚書令、東平王儼錄尚書事。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，並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，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。秋八月辛未，太上皇帝詔以太保、任城王湝為太師，太尉、馮翊王潤為大司馬，太宰段韶為左丞相，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，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，大司馬婁睿為太傅，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，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，司空、趙郡王睿為太尉，尚書令、東平王儼為司徒。九

月己酉，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，天保之初，雖有優放，權假力用未免者，今可悉蠲雜戶，任屬郡縣，一準平人。丁巳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是秋，山東大水，人饑，僵屍滿道。冬十月，突厥、大莫婁、室韋、百濟、靺鞨等國，各遣使朝貢。十一月丙午，以晉陽大明殿成故，大赦。文武百官進二級。免并州居城、太原一郡來年租。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十二月己巳，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、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廷。

四年春正月壬子，詔以故清河王嶽、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廷。癸亥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。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詔以司徒、東平王儼為大將軍，南陽王綽為司徒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。夏四月辛未，鄴宮昭陽殿災，及宣光、瑤華等殿。辛巳，太上皇帝幸晉陽。五月癸卯，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，中書監和士開為右僕射。壬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。自正月不雨，至於是月。六月甲子朔，大雨。甲申，大風，拔木折樹。是月，彗星見於東井。秋九月丙申，周人來通和。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於周。冬十月辛巳，以尚書令、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，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，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，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。十一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。是月，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。十二月辛未，太上皇帝崩。丙子，大赦。九州職人普加一級，內外百官並加兩級。戊寅，上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。甲申，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。又詔掖廷、晉陽、中山宮人等，及鄴下、并州太官官口二處，其年六十已上，及有癃患者，仰所司簡放。庚寅，詔天保七年已來，諸家緣坐配流者，所在令還。是歲，契丹、靺鞨國並遣使朝貢。

五年春正月辛亥，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，施大興聖寺。是月，殺定州刺史、博陵王濟。二月乙丑，詔應宮刑者，普免刑為官口。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。癸酉，大莫婁國遣使朝貢。乙丑，改東平王儼為瑯邪王。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。是月，殺太尉、趙郡王叡。三月丁酉，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，並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。是月，行幸晉陽。夏四月甲子，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，晉祠為大崇皇寺。乙丑，車駕至自晉陽。秋七月己丑，詔降罪人各有差。戊申，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，境內偏旱者，優免租調。冬十月壬戌，詔禁造酒。十一月辛丑，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，大司馬、馮翊王潤為太保，大將軍、瑯邪王儼為大司馬。十二月庚午，以開府儀同三司、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。庚辰，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。

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，改元。太師、并州刺史、東安王婁睿薨。戊申，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於陳。二月癸亥，以百濟王余昌為使持節、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帶方郡公，王如故。己巳，以太傅、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，并州刺史、右丞相、安定王賀拔仁為

錄尚書事，冀州刺史、任城王湝為太師。丙子，降死罪已下囚。閏月戊戌，錄尚書事、安定王賀拔仁薨。三月辛酉，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。夏六月乙酉，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。甲辰，以皇子恒生故，大赦。內外百官，普進二級，九州職人，普進四級。己酉，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。秋七月癸丑，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為城陽王，彥康為定陵王，彥忠為梁郡王。甲寅，以尚書令、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，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。癸亥，靺鞨遣使朝貢。癸酉，以華山王凝為太傅。八月辛卯，行幸晉陽。九月乙巳，立皇子恒為皇太子。冬十月辛巳，以司空、廣寧王孝珩為司徒，以上洛王思宗為司空，封蕭莊為梁王。戊子，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。己丑，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為顯祖文宣皇帝。十二月丁亥，車駕至自晉陽。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，修城戍。

二年春正月丁巳，詔兼散騎常侍劉環俊使於陳。戊寅，以百濟王余昌為使持節、都督、東青州刺史。二月壬寅，以錄尚書事、蘭陵王長恭為太尉，並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，尚書令和士開為錄尚書事，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，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，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。夏四月壬午，以大司馬、瑯邪王儼為太保。甲午，陳遣使連和，謀伐周，朝議弗許。六月，段韶攻周汾州克之，獲刺史楊敷。秋七月庚午，太保、瑯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，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、書侍御史王子宣等，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。八月己亥，行幸晉陽。九月辛亥，以太師、任城王湝為太宰，馮翊王潤為太師。己未，左丞相、平原王段韶薨。戊午，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，各有差。庚午，殺太保、瑯邪王儼。壬申，陳人來聘。冬十月，罷京畿府入領軍府。己亥，車駕至自晉陽。十一月庚戌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。丙寅，以徐州行臺、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。庚午，以錄尚書事、廣寧王孝珩為司徒。癸酉，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。

三年春正月己巳，祀南郊。辛亥，追贈故瑯邪王儼為楚帝。二月己卯，以衛菩薩為太尉。辛巳，以並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右僕射。庚寅，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，侍中祖珽為左僕射。是月，敕撰《玄州苑御覽》，後改名《聖壽堂御覽》。三月辛酉，詔文武官五品已上，各舉一人。是月，周誅冢宰宇文護。夏四月，周人來聘。秋七月戊辰，誅左丞相、咸陽王斛律光，及其弟幽州行臺、荊山公豐樂。八月庚寅，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。以太宰、任城王湝為右丞相，太師、馮翊王潤為太尉，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，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，安德王廷宗為司徒。使領軍封輔相聘於周。戊子，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。己丑，以司州牧、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，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，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。癸巳，行幸晉陽。是月，《聖壽堂御覽》成，敕付史閣。後改為《修文殿御覽》。

九月，陳人來聘。冬十月，降死罪已下囚。甲午，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，大赦。十二月辛丑，廢皇后胡氏為庶人。是歲，新羅、百濟、勿吉、突厥並遣使朝貢。於周為建德元年。

四年春正月戊寅，以並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。庚辰，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。是月，鄴都、并州並有狐媚，多截人髮。二月乙巳，拜左皇后穆氏為皇后。丙午，置文林館。乙卯，以尚書令、北平王仁堅為錄尚書事。丁巳，行幸晉陽。是月，周人來聘。三月辛未，盜入信州，殺刺史和士休，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。庚辰，車駕至晉陽。夏四月戊午，以大司馬、蘭陵王長恭為太保，大將軍、定州刺史、南陽王綽為大司馬，大司馬、太尉衛菩薩為大將軍，司徒、安德王延宗為太尉，司空、武興王普為司徒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。癸丑，祈皇祠。壇壝蕝之內忽有車軌之轍，案驗，傍無人跡，不知車所從來。乙卯，詔以為大慶，班告天下。己未，周人來聘。五月丙子，詔史官更撰《魏書》。癸巳，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，以侍中、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。是月，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、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。大敗，破胡走以免，洪略戰歿。遂陷秦、涇二州。明徹進陷和、合二州。是月，殺太保、蘭陵王長恭。六月，明徹進軍圍壽陽。壬子，幸南苑，從官暍死者六十人。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。丙辰，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。秋九月，校獵於鄴東。冬十月，陳將吳明徹陷壽陽。辛丑，殺侍中崔季舒、張雕虎、散騎常侍劉逖、封孝琰、黃門侍郎裴澤、郭遵。癸卯，行幸晉陽。十二月戊寅，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。是歲，高麗、靺鞨並遣使朝貢，突厥使求婚。

五年春正月乙丑，置左右娥英各一人。二月乙未，車駕至自晉陽。朔州行臺、南安王思好反。辛丑，行幸晉陽。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，投火死，焚其屍，並其妻李氏。丁未，車駕至自晉陽。甲寅，以尚書令唐邕為錄尚書事。夏五月，大旱，晉陽得死魃，長二尺，面頂各二目。帝聞之，使刻木為其形以獻。庚申，大赦。丁亥，陳人寇淮北。秋八月癸卯，行幸晉陽。甲辰，以高勱為尚書右僕射。是歲，殺南陽王綽。

六年春三月乙亥，車駕至自晉陽。丁丑，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。是月，周人來聘。夏四月庚子，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。癸卯，靺鞨遣使朝貢。秋七月甲戌，行幸晉陽。八月丁酉，冀、定、趙、幽、滄、瀛六州大水。是月，周師入洛川，屯芒山，攻逼洛城。縱火船焚浮橋，河橋絕。閏月己丑，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，師次河陽，周師夜遁。庚辰，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，斛律阿列羅為司空。辛巳，以軍國資用不足，稅關市、舟車、山澤、鹽鐵、店肆，輕重各有差，開酒禁。

七年春正月壬辰，詔去秋已來，水潦，人饑不自立者，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，濟其性命。甲寅，大赦。乙卯，車駕至自晉陽。二月辛酉，括雜戶女，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，悉集省，隱匿者，家長處死刑。二月丙寅，風從西北起，發屋拔樹，五日乃止。夏六月戊申朔，日有蝕之。庚申，司徒趙彥深薨。秋七月丁丑，大雨霖。是月，以水潦，遣使巡撫流亡人戶。八月丁卯，行幸晉陽。雉集於御坐，獲之，有司不敢以聞。詔營邯鄲宮。

冬十月丙辰，帝大狩於祁連池。周師攻晉州。癸亥，帝還晉陽。甲子，出兵，大集晉祠。庚午，帝發晉陽。癸酉，帝列陣而行，上雞棲原，與周齊王憲相對，至夜不戰。周師斂陣而退。十一月，周武帝退還長安，留偏師守晉州，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。戊寅，帝至圍所。十二月戊申，周武帝來救晉州。庚戌，戰於城南，齊軍大敗。帝棄軍先還。癸丑，入晉陽，憂懼不知所之。甲寅，大赦。帝謂朝臣曰：「周師甚盛，若何？」群臣咸曰：「天命未改，一得一失，自古皆然。宜停百賦，安朝野，收遺兵，背城死戰，以存社稷。」帝意猶預，欲向北朔州，乃留安德王廷宗、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。若晉陽不守，即欲奔突厥。群臣皆曰不可，帝不從其言。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、封輔相、慕容鐘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，西奔周師。乙卯，詔募兵，遣安德王延宗為左廣，廣寧王孝珩為右廣。延宗入見帝，帝告欲向北朔州，延宗泣諫，不從。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、皇太子於北朔州。丙辰，帝幸城南軍營，勞將士，其夜欲遁，諸將不從。丁巳，大赦。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。其日，穆提婆降周。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，委以備禦，延宗流涕受命。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。欲走突厥，從官多散，領軍梅勝郎叩馬諫，乃回之鄴。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，廣寧王孝珩、襄城王彥道續至，得數十人同行。戊午，延宗從眾議，即皇帝位於晉陽，改隆化為德昌元年。庚申，帝入鄴。辛酉，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，大敗，為周師所虜。帝遣募人，重加官賞，雖有此言，而竟不出物。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，班賜將士，帝不悅。斛律孝卿居中，受委帶甲以處分。請帝親勞，為帝撰辭，且曰：「宜慷慨流涕，感激人心。」帝既出臨眾，將令之，不復記所受言，遂大笑。左右亦群咍，將士莫不解體。於是自大丞相已下，太宰、大司馬、三師、大將軍、三公等官，並增員而授，或三或四，不可勝數。甲子，皇太后從北道至。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。賜酒食及紙筆，問以禦周之方略。群臣各異議，帝莫知所從。又引高元海、宋士素、盧思道、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。先是，望氣者言，當有革易，於是依天統故事，授位幼主。

幼主

幼主名恒，帝之長子也。母曰穆皇后。武平元年六月，生於鄴。其年十月，立為皇太子。

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即皇帝位，時年八歲。改元為承光元年，大赦。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，帝為太上皇帝，後為太上皇后。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、中書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，更為經略，若不濟，南投陳國。從之。丁丑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。周師漸逼。癸未，幼主又自鄴東走。己丑，周師至紫陽橋。癸巳，燒城西門，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。乙亥，度河入濟州。其日，幼主禪位於大丞相、任城王湝，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。孝卿乃以之歸周。又為任城王詔，尊太上皇為無上皇，幼主為守國天王。留太皇太后濟州，遣高阿那肱留守。太上皇並皇后攜幼主走青州，韓長鸞、鄧顒等數十人從。太上皇既至青州，即為入陳之計。而高阿那肱召周軍，約生致齊主。而屢使人告，言賊軍在遠，已令人燒斷橋路。太上所以停緩。周軍奄至青州，太上窘急，將遜於陳，置金囊於鞍後。與長鸞、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，為周將尉遲綱所獲，送鄴。周武帝與抗賓主禮，並太后、幼主、諸王，俱送長安。封帝溫國公。

至建德七年，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，及延宗等數十人，無少長咸賜死。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。至大象末，陽休之、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，請收葬。聽之，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。

帝幼而令善，及長，頗學綴文，置文林館，引諸文士焉。而言語澀吶，無誌度，不喜見朝士，自非寵私昵狎，未嘗交語。性懦不堪，人視者即有忿責。其奏事者，雖三公、令、錄莫得仰視，皆略陳大旨，驚走而出。每災異寇盜水旱，亦不自貶損，唯諸處設齋，以此為修德。雅信巫覡，解禱無方。初，瑯邪王舉兵，人告者誤雲庫狄伏連反，帝曰：「此必仁威也。」又斛律光死後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，帝曰：「思好喜反。」皆如所言，遂自以策無遺算，乃益驕縱。盛為無愁之曲，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，侍和之者以百數，人間謂之無愁天子。嘗出見群厲，盡殺之。或殺人，剝面皮而視之。任陸令萱、和士開、高阿那肱、穆提婆、韓長鸞等宰制天下，陳德信、鄧長顒、何洪珍參預機權。各引親黨，超居非次，官由財進，獄以賄成，其所以亂政害人，難以備載。諸官奴婢、閹人、商人、胡戶、雜戶、歌舞人、見鬼人濫得富貴者，將以萬數。庶姓封王者百數，不復可紀，開府千餘，儀同無數。領軍一時三十，連判文書，各作依字，不具姓名，莫知誰也。諸貴寵祖禰追贈，官歲一進，位極乃止。宮掖婢皆封郡君，宮女寶衣玉食者五

百餘人。

一裙直萬疋，鏡臺直千金，競為變巧，朝衣夕弊，承武成之奢麗，以為帝王當然。乃更增益宮苑，造偃武修文臺，其嬪嬙諸院中，起鏡殿、寶殿、璹瑁殿，丹青雕刻，妙極當時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，壯麗逾於鄴下。所愛不恒，數毀而又復。夜則以火照作，寒則以湯為泥。百工困窮，無時休息。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，一夜燃油萬盆，光照宮內。又為胡昭儀起大慈寺，未成，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。窮極工巧，運石填泉，勞費億計，人牛死者，不可勝紀。御馬則藉以氈罽，食物有十餘種，將合牝牡，則設青廬，具牢饌而親觀之。狗則飼以梁肉，馬及鷹犬，乃有儀同、郡君之號。故有赤彪儀同、逍遙郡君、陵霄郡君。高思好書所謂馱龍，逍遙著也。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，鬥雞亦號開府。犬馬雞鷹，多食縣幹。鷹之入養者，稍割犬肉以飼之，至數日乃死。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，帝自弊衣為乞食兒。又為窮兒之市，躬自交易。寫築西鄙諸城，黑衣為羌兵，鼓噪陵之，親率內參臨拒，或實彎弓射人。自晉陽東巡，單馬馳驁，衣解發散而歸。又好不急之務，曾一夜索蠍，及旦，得三升。特愛非時之物，取求火急，皆須朝征夕辦。當勢者因之，貸一而責十焉。賦斂日重，徭役日煩，人力既殫，帑藏空竭。乃賜諸佞幸賣官，或得郡兩三，或得縣六七，各分州郡，下逮鄉官，亦多降中者。故有敕用州主簿，敕用郡功曹。於是州縣職司，多出富商大賈，競為貪縱，人不聊生。爰自鄴都及諸州郡，所在征稅，百端俱起，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，至帝而增廣焉。然未嘗有有帷薄淫穢，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。

初，河清末，武成夢大猬攻破鄴城，故索境內猬膏以絕之。識者以後主名聲與猬相協，亡齊征也。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，而危邪之，狀如飛鳥，至於南面，則髻心正西。始自宮內為之。被於四遠。天意若曰：「元首翦落，危側，當走西也。」又為刀子者，刃皆狹細，名曰盡勢。遊童戲者，好以兩手持繩，拂地而卻上跳，且唱曰「高末」。高末之言，蓋高氏運祚之末也。然則亂亡之數，蓋有兆云。

論

論曰：武成風度高爽，經算弘長，文武之官，俱盡謀力，有帝王之量矣。但愛狎庸豎，委以朝權，帷薄之間，淫侈過度，滅亡之兆，其在斯乎？玄象告變，傳位元子，名號雖殊，政猶己出。跡有虛飾，事非憲典，聰明臨下，何易可誣。又河南、河間、樂陵等諸王，或以時嫌，或以猜忌，皆無罪而殞，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。後主以中庸之姿，懷易染之性，永言先訓，教匪義方。始自繈褓，至於傳位，隔以正人，閉其善

道。養德所履，異乎春誦夏弦，過廷所聞，莫非不軌不物。輔之以中官奶媪，屬之以麗色淫聲，縱嶽絁之娛，恣朋淫之好。語曰：「從惡若崩」，蓋言其易。武平在禦，彌見淪胥，罕接朝士，不親政事，一日萬機，委諸凶族。內侍帷幄，外吐絲綸，威厲風霜，誅回天日。虐人害物，搏噬無厭，賣獄鬻官，溪壑難滿。重以名將貽禍，忠臣顯戮，始見浸溺之萌，俄觀土崩之勢。周武因機，遂混區夏，悲天！蓋桀紂罪人，其亡也忽焉，自然之理矣。

鄭文貞公魏征總而論之曰：神武以雄傑之姿，始基霸業，文襄以英明之略，伐叛柔遠。於時喪君有君，師出以律，河陰之役，摧宇文如反掌，渦陽之戰，掃侯景如拉枯。故能氣懾西鄰，威加南服，王室是賴，東夏宅心。文宣因累世之資，膺樂推之會，地居當璧，遂遷魏鼎。懷譎詭非常之才，運屈奇不測之智，網羅俊乂，明察臨下，文武名臣，盡其力用。親戎出塞，命將臨江，定單于於龍城，納長君於梁國。外內充實，疆場無警，胡騎息其南侵，秦人不敢東顧。既而荒淫敗德，罔念作狂，為善未能亡身，余殃足以傳後。得以壽終，幸也，胤嗣不永，宜哉。孝昭地逼身危，逆取順守，外敷文教，內蘊雄圖，將以牢籠區域，奄有函夏。享齡不永，績用無成，若或天假之年，足使秦、吳旰食。武成即位，雅道陵遲，昭、襄之風，摧焉已墜。暨乎後主，外內崩離，眾潰於平陽，身禽於青土。天道深遠，或未易談，吉凶由人，抑可揚榷。觀夫有齊全盛，控帶遐阻，西包汾、晉，南極江、淮，東盡海隅，北漸沙漠。六國之地，我獲其五，九州之境，彼分其四。料甲兵之眾寡，校帑藏之虛實，折沖千里之將，帷幄六奇之士，比二方之優劣，無等級以寄言。然其太行、長城之固，自若也，江、淮、汾、晉之險，不移也，帑藏輸稅之富，未虧也，士庶甲兵之眾，不缺也。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，後主守之而不足，其故何哉？前王之御時也，沐雨櫛風，拯其溺而救其焚，信必賞，過必罰，安而利之，既與共其存亡，故得同其生死。後主則不然，以人從欲，損物益己。雕墻峻宇，甘酒嗜音，廛肆遍於宮園，禽色荒於外內。俾晝作夜，罔水行舟，所欲必成，所求必得。既不軌不物，又暗於聽受，忠信弗聞，萋斐必入。視人如草芥，從惡如順流，佞閹處當軸之權，婢媪擅回天之力。賣官鬻獄，亂政淫刑，刳剖被於忠良，祿位加於犬馬。讒邪並進，法令多聞，持瓢者非止百人，搖樹者不唯一手。於是土崩瓦解，眾叛親離，顧瞻周道，咸有西歸之志。方更盛其宮觀，窮極荒淫，謂黔首之可誣，指白日以自保。驅倒戈之旅，抗前歌之師，五世崇基，一舉而滅，豈非鐫金石者難為功，摧枯朽者易為力歟。抑又聞之，「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」，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。齊自河清之後，逮於武平之末，土木之工不息，嬪嬙之選無已。征稅盡，人力殫，物產無以給其求，江海不能贍其欲。所謂火既熾矣，更負薪以足之，數既窮矣，又為惡以促之。欲求大廈不燔，延期過歷，不亦難乎。由此言之，齊氏之敗亡，蓋亦由人，匪惟天道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